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

話說眾回子因湯知縣駱死了老師夫，鬧將起來，將縣衙門圍的水泄不通，口口聲聲只要揪出張靜齋來打死。知縣大驚，細細在衙門裏追問，纔曉得是門子透風。知縣道：「我至不濟，到底是一縣之主，他敢怎的我？設或鬧了進來，看見張世兄，就有些開交不得了。如今須是設法先把張世兄弄出去，離了這個地方纔好。」忙喚了幾個心腹的衙役進來商議。幸得衙門後身緊靠著北城，幾個衙役，先溜到城外，用繩子把張、范二位繫了出去。換了藍布衣服、草帽、草鞋，尋一條小路，忙忙如喪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網之魚，連夜找路回省城去了。這裏學師、典史，俱出來安民，說了許多好話，眾回子漸漸的散了。湯知縣把這情由細細寫了個稟帖，稟知按察司。按察司行文書撤了知縣去。湯奉見了按察司，摘去紗帽，只管磕頭。按察司道：「論起來，這件事你湯老爺也忒孟浪了些。不過枷責就罷了，何必將牛肉堆在枷上？這個成何刑法？但此刁風也不可長，我這裏少不得拿幾個為頭的來盡法處置。你且回衙門去辦事。凡事須要斟酌些，不可任性。」湯知縣又磕頭說道：「這事是卑職不是。蒙大老爺保全，真乃天地父母之恩，此後知過必改。但大老爺審斷明白了，這幾個為頭的人，還求大老爺發下卑職發落，賞卑職一個臉面。」按察司也應承了。知縣叩謝出來，回到高要。過了些時，果然把五個為頭的回子問成奸民挾制官府，依律枷責，發來本縣發落。知縣看了來文，掛出牌去。次日早晨，大搖大擺出堂，將回子發落了。

正要退堂，見兩個人進來喊冤，知縣叫帶上來問。一個叫做王小二，是貢生嚴大位的緊鄰。去年三月內，嚴貢生家一口纔過下來的小豬，走到他家去，他慌送回嚴家。嚴家說：豬到人家，再尋回來，最不利市，押著出了八錢銀子，把小豬就賣與他。這一口豬在王家已養到一百多斤，不想錯走到嚴家去，嚴家把豬關了。小二的哥哥王大走到嚴家討豬。嚴貢生說，豬本來是他的：「你要討豬，照時值估價，拿幾兩銀子來，領了豬去。」王大是個窮人，那有銀子，就同嚴家爭吵了幾句；被嚴貢生幾個兒子，拿控門的門，趕麵的杖，打了一個臭死，腿都打折了，睡在家裏。所以小二來喊冤。知縣喝過一邊，帶那一個上來問道：「你叫做甚麼名字？」那人是個五六十歲的老者，稟道：「小人叫做黃夢統，在鄉下住。因去年九月上縣來交錢糧，一時短少，央中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，每月三分錢，寫立借約，送在嚴府，小的卻不曾拿他的銀子。走上街來，遇著個鄉裏的親眷，他說有幾兩銀子借與小的，交個幾分數，再下鄉去設法；勸小的不要借嚴家的銀子。小的交完錢糧，就同親戚回家去了。至今已是大半年，想起這事來，問嚴府取回借約，嚴鄉紳問小的要這幾個月的利錢。小的說：『並不曾借本，何得有利？』嚴鄉紳說小的當時拿回借約，好讓他把銀子借與別人生利；因不曾取約，他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，誤了大半年的利錢，該是小的出。小的自知不是，向中人說，情願買個蹄、酒上門取約。嚴鄉紳執意不肯，把小的驢和米同稍袋都叫人短了家去，還不發出紙來。這樣含冤屈屈的事，求太老爺做主！」知縣聽了，說道：「一個做貢生的人，忝列衣冠，不在鄉里間做些好事，只管如此騙人，其實可惡！」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，原告在外伺候。早有人把這話報知嚴貢生，嚴貢生慌了，自心裏想：「這兩件事都是實的，倘若審斷起來，體面上須不好看。『三十六計，走為上計。』」捲捲行李，一溜煙走急到省城去了。

知縣准了狀子，發房出了差，來到嚴家，嚴貢生已是不在家了，只得去會嚴二老官。二老官叫做嚴大育，字致和；他哥字致中；兩人是同胞弟兄，卻在兩個宅裏住。這嚴致和是個監生，家有十多萬銀子。嚴致和見差人來說了此事，他是個膽小有錢的人，見哥子又不在家，不敢輕慢，隨即留差人喫了酒飯，拿兩千錢打發去了。忙著小廝去請兩位舅爺來商議。

他兩個阿舅姓王，一個叫王德，是府學廩膳生員；一個叫王仁，是縣學廩膳生員。都做著極興頭的館，錚錚有名；聽見妹丈請，一齊走來。嚴致和把這件事從頭告訴一遍：「現今出了差票在此，怎樣料理？」王仁笑道：「你令兄平日常說同湯公相與的，怎的這一點事就嚇走了？」嚴致和道：「這話也說不盡了；只是家兄而今兩腳站開，差人卻在我這裏吵鬧要人，我怎能丟了家裏的事，出外去尋他？他也不肯回來。」王仁道：「各家門戶，這事究竟也不與你相干。」王德道：「你有所不知。衙門裏的差人，因妹丈有碗飯喫，他們做事，只揀有頭髮的抓，若說不管他，就更要的人緊了。如今有個道理，是『釜底抽薪』之法。只消央個人去把告狀的安撫住了，眾人遞個攔詞，便歇了。諒這也沒有多大的事。」王仁道：「不必又去央人，就是我們愚兄弟兩個去尋了王小二、黃夢統，到家替他分說開；把豬也還與王家，再折些須銀子給他養那打壞了的腿；黃家那借約，查了還他。一天的事，都沒有了。」嚴致和道：「老舅怕不說的是；只是我家嫂也是個糊塗人，幾個舍姪，就像生狼一般，一總也不聽教訓。他怎肯把這豬和借約拿出來？」王德道：「妹丈，這話也說不得了。假如你令嫂、令姪拗著，你認晦氣，再拿出幾兩銀子，折個豬價，給了王姓的；黃家的借約，我們中間人立個紙筆與他，說尋出作廢紙無用。這事纔得落臺，纔得耳跟清靜。」

當下商議已定，一切辦得停妥。嚴二老官連在衙門使費共用去了十幾兩銀子，官司已了。過了幾日，整治一席酒，請二位舅爺來致謝。兩個秀才，拿班做勢，在館裏又不肯來。嚴致和吩咐小廝去說：「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不好。今日一者請喫酒，二者奶奶要同舅爺們談談。」二位聽見這話，方纔來。嚴致和即迎進廳上。喫過茶，叫小廝進去說了。丫鬟出來請二位舅爺。進到房內，抬頭看見他妹子王氏，面黃肌瘦，怯生生的，路也走不全，還在那裏自己裝瓜子，剝栗子，辦圍碟。見他哥哥進來，丟了過來拜見。奶媽抱著妾出的小兒子，年方三歲，帶著銀項圈，穿著紅衣服，來叫舅舅。二位喫了茶，一個丫鬟來說：「趙新娘進來拜舅爺。」二位連忙道：「不勞罷。」坐下說了些家常話，又問妹子的病，「總是虛弱，該多用補藥」，說罷，前廳擺下酒席，讓了出去上席。

敘些閒話，又提起嚴致中的話來。王仁笑著問王德道：「大哥，我倒不解，他家大老那宗筆下，怎得會補起廩來的？」王德道：「這是三十年前的話。那時宗師都是御史出來，本是個吏員出身，知道甚麼文章！」王仁道：「老大而今越發離奇了，我們至親，一年中也要請他幾次，卻從不曾見他家一杯酒。想起還是前年出貢暨旗杆，在他家擾過一席。」王德愁著眉道：「那時我不曾去！他為出了一個貢，拉人出賀禮，把總甲、地方都派分子，縣裏狗腿差是不消說，弄了有一二百吊錢，還欠下廚子錢，屠戶肉案子上的錢，至今也不肯還，過兩個月在家吵一回，成甚麼模樣。」嚴致和道：「便是我也不好說。不瞞二位老舅，像我家還有幾畝薄田，日逐夫妻四口在家裏度日，豬肉也捨不得買一斤，每常小兒子要喫時，在熟切店內買四個錢的哄他就是了。家兄寸土也無，人口又多，過不得三天，一買就是五斤，還要白煮的稀爛；上頓喫完了，下頓又在門口賒魚。當初分家，也是一樣田地，白白都喫窮了。而今端了家裏花梨椅子，悄悄開了後門，換肉心包子喫。你說這事如何是好！」二位哈哈大笑；笑罷說：「只管講這些混話，誤了我們喫酒。快取盃盆來。」當下取骰子送與大舅爺：「我們行狀元令。」兩位舅爺，一個人行一個狀元令，每人中一回狀元喫一大杯。」兩位就中了幾回狀元，喫了幾十杯。卻又古怪：那骰子竟像人事的，嚴監生一回狀元也不曾中。二位拍手大笑。喫到四更盡鼓，跌跌撞撞，扶了回去。

自此以後，王氏的病，漸漸的重將起來。每日四五個醫生用藥，都是人參、附子，並不見效。看看臥床不起，生兒子的妾在旁侍奉湯藥，極其殷勤；看他病勢不好，夜晚時，抱了孩子在床腳頭坐著哭泣，哭了幾回。那一夜道：「我而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，保佑大娘好了罷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又癡了，各人的壽數，那個是替得的？」趙氏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我死了值得甚麼；大娘若有些長短，他爺少不得又娶個大娘。他爺四十多歲，只得這點骨血，再娶個大娘來，各養的各疼。自古說：『晚娘的拳頭，雲裏的日頭。』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，我也是個死數，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，還保得這孩子一命！」王氏聽了，也不答應。趙氏含著眼淚，日逐煨藥煨粥，寸步不離。一晚，趙氏出去了一會，不見進來。王氏問丫鬟道：「趙家的那裏去了？」丫鬟道：「新娘每夜擺個香桌在天井裏哭求天地，他仍要替奶奶，保佑奶奶就好。今夜看見奶奶病重，所以早些出去拜求。」王氏聽了，似信不信。次日晚間，趙氏又哭著講這些話。王氏道：「何不向你爺說，明日我若死了，就把你扶正做個填房？」趙氏忙叫請爺進來，把奶奶的話

說了。嚴致和聽不得這一聲，連三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，纔有憑據。」王氏搖手道：「這個也隨你們怎樣做去。」

嚴致和就叫人極早去請了舅爺來，看了藥方，商議再請名醫。說罷，讓進房內坐著，嚴致和把王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，又道：「老舅可親自問聲令妹。」兩人走到床前，王氏已是不能言語了，把手指著孩子，點了一點頭。兩位舅爺看了，把臉本喪著，不則一聲。須臾，讓到書房裏用飯，彼此不提這話。喫罷，又請到一間密屋裏。嚴致和說起王氏病重，吊下淚來道：「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，真是弟的內助！如今丟了我，怎生是好！前日還向我說，岳父岳母的墳，也要修理。他自己積的一點東西，留與二位老舅做個遺念。」因把小廝都叫出去，開了一張櫥，拿出兩封銀子來，每位一百兩，遞與二位老舅：「休嫌輕意。」二位雙手來接。嚴致和又道：「卻是不可多心。將來要備祭桌，破費錢財，都是我這裏備齊，請老舅來行禮。明日還拿轎子接兩位舅奶奶來，令妹還有些首飾，留為遺念。」交畢，仍舊出來坐著。外邊有人來候，嚴致和去陪客去了，回來見兩位舅爺哭得眼紅紅的。王仁道：「方纔同家兄在這裏說，舍妹真是女中丈夫，可謂王門有幸。方纔這一番話，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沒有這樣道理，還要恍恍惚惚，疑惑不清，枉為男子。」王德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你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代。舍妹歿了，你若另娶一人，磨害死了我的外甥，老伯伯母在天不安，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。」王仁拍著桌子道：「我們念書的人，全在綱常上做工夫。就是做文章，代孔子說話，也不過是這個理。你若不依，我們就不上門了！」嚴致和道：「恐怕寒族多話。」兩位道：「有我兩人作主。但這事須要大做，妹丈，你再出幾兩銀子，明日只做我兩人出的，備十幾席，將三黨親都請到了，趁舍妹眼見，你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，立為正室，誰人再敢放屁！」嚴致和又拿出五十兩銀子來交與，二位義形于色去了。

過了三日，王德、王仁，果然到嚴家來寫了幾十副帖子，遍請諸親六眷，擇個吉期。親眷都到齊了，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個親姪子，一個也不到。眾人喫過早飯，先到王氏床面前寫立王氏遺囑。兩位舅爺王於據、王於依都畫了字。嚴監生戴著方巾，穿著青衫，被了紅紬；趙氏穿著大紅，戴了赤金冠子，兩人雙拜了天地，又拜了祖宗。王於依廣有才學，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，甚是懇切。告過祖宗，轉了下來，兩位舅爺叫丫鬟在房裏請出兩位舅奶奶來，夫妻四個，齊鋪鋪請妹丈、妹子轉在大邊，磕下頭去，以敘姊妹之禮。眾親眷都分了大小。便是管事的管家、家人、媳婦、丫鬟、使女，黑壓壓的幾十個人，都來磕了主人、主母的頭。趙氏又獨自走進房內拜王氏做姐姐，那時王氏已發昏去了。行禮已畢，大廳、二廳、書房、內堂屋官客並堂客，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。喫到三更時分，嚴監生正在大廳陪著客，奶媽慌忙走了出來說道：「奶奶斷了氣了。」嚴監生哭著走了進去，只見趙氏扶著床沿，一頭撞去，已經哭死了。眾人且扶著趙氏灌開水，撬開牙齒，灌了下去。灌醒了時，披頭散髮，滿地打滾，哭得天昏地暗。連嚴監生也無可奈何。管家都在廳上，堂客都在堂屋候殮，只有兩個舅奶奶在房裏，乘著人亂，將些衣服、金珠、首飾，一擄精空；連趙氏方纔戴的赤金冠子，滾在地下，也拾起來藏在懷裏。嚴監生慌忙叫奶媽抱起哥子來。拿一搭麻替他披著。那時衣裳棺槨，都是現成的。入過了殮，天纔亮了。靈柩停在第二層中堂內。眾人進來參了靈，各自散了。次日送孝布，每家兩個。第三日成服，趙氏定要披麻戴孝。兩位舅爺斷然不肯道：「『名不正則言不順』你此刻是姊妹了，妹子替姐姐只帶一年孝，穿細布孝衫，用白布孝箍。」議禮已定，報出喪去。自此，修齋、理七、開喪、出殮，用了四五千兩銀子，鬧了半年，不必細說。趙氏感激兩位舅爺入於骨髓，田上收了新米，每家兩石；醃冬菜，每家也是兩石；火腿，一家四隻；雞、鴨、小菜不算。

不覺到了除夕。嚴監生拜過了天地祖宗，收拾一席家宴。嚴監生同趙氏對坐，奶媽帶著哥子坐在底下。喫了幾杯酒，嚴監生吊下淚來，指著一張櫥裏，向趙氏說道：「昨日典鋪內送來三百兩利錢，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。每年臘月二十七、八日送來，我就交與他，我也不管他在那裏用。今年又送這銀子來，可憐就沒人接了！」趙氏道：「你也莫要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，我是看見的。想起一年到頭，逢時遇節，庵裏師姑送盒子，賣花婆換珠翠，彈三絃琵琶的女瞎子不離門，那一個不受他的恩惠？況他又心慈，見那些窮親戚，自己喫不成，也要把人喫；穿不成的，也要把人穿。這些銀子，穀做甚麼！再有些也完了。倒是兩位舅爺從來不沾他分毫。依我的意思，這銀子也不費用掉了，到開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幾回好事，剩來的銀子，料想也不多，明年是科舉年，就是送與兩位舅爺做盤程，也是該的。」嚴監生聽著他說。桌子底下一個貓就扒在他腿上，嚴監生一靴頭子踢開了。那貓嚇的跑到裏房內去，跑上床頭。只聽得一聲大響，床頭上掉下一個東西來，把地板上的酒罈子都打碎了。拿燭去看，原來那瘟貓把床頂上的板跳踢一塊，上面吊下一個大篋子來。近前看時，只見一地黑棗子拌在酒裏，篋篋橫睡著。兩個人纔披過來，棗子底下，一封一封，桑皮紙包著。打開看時，共五百兩銀子。嚴監生歎道：「我說他的銀子那裏就肯用完了！像這都是歷年聚積的，恐怕我有急事，好拿出來用的。而今他往那裏去了！」一回哭著，叫人掃了地。把那個乾棗子裝了一盤，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，伏著靈床子，又哭了一場。因此，新年不出去拜節，在家哽哽咽咽，不時哭泣；精神顛倒，恍惚不寧。過了燈節後，就叫心口疼痛。初時撐著，每晚算帳，直算到三更鼓。後來就漸漸飲食不進，骨瘦如柴，又捨不得銀子喫人參。趙氏勸他道：「你心裏不自在，這家務事就丟開了罷。」他說道：「我兒子又小，你叫我託那個？我在一日，少不得料理一日。」不想春氣漸深，肝木剋了脾土，每日只喫兩碗米湯，臥床不起。及到天氣和暖，又強勉進些飲食，掙起來家前屋後走走。挨過長夏，立秋以後病又重了，睡在床上。想著田上要收早稻，打發了管莊的僕人下鄉去；又不放心，心裏只是急躁。

那一日，早上喫過藥，聽著蕭蕭落葉打的窗子響，自覺得心裏虛怯，長歎了一口氣，把臉朝床裏面睡下。趙氏從房外同兩位舅爺進來問病，就辭別了到省城裏鄉試去。嚴監生叫丫鬟扶起來勉強坐著。王德、王仁道：「好幾日不曾看妹丈，原來又瘦了些——喜得精神還好。」嚴監生請他坐下，說了些恭喜的話，留在房裏喫點心，就講到除夕晚裏這一番話，叫趙氏拿出幾封銀子來；指著趙氏說道：「這到是他的意思，說姐姐留下來的點東西，送與二位老舅添著做恭喜的盤費。我這病勢沉重，將來二位回府，不知可會得著了？我死之後，二位老舅照顧你外甥長大，教他讀讀書，掙著進個學，免得像我一生，終日受大房裏的氣！」二位接了銀子，每位懷裏帶著兩封，謝了又謝，又說了許多的安慰的話，作別去了。

自此，嚴監生的病，一日重似一日，再不回頭。諸親六眷都來問候。五個姪子穿梭的過來陪郎中弄藥。到中秋已後，醫生都不下藥了。把管莊的家人都從鄉裏叫了上來。病重得一連三天不能說話。晚間擠了一屋的人，桌上點著一盞燈。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進一出，一聲不倒一聲的，總不得斷氣，還把手從被單裏拿出來，伸著兩個指頭。大姪子上前來問道：「二叔，你莫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曾見面？」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。二姪子走上前來問道：「二叔，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，不曾吩咐明白？」他把兩眼睜的溜圓，把頭又狠狠搖了幾搖，越發指得緊了。奶媽抱著哥子插口道：「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，故此記念。」他聽了這話，把眼閉著搖頭。那手只是指著不動。趙氏慌忙揩眼淚，走近上前道：「爺，別人都說的不相干，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！」只因這一句話，有分教：爭田奪產，又從骨肉起戈矛；繼嗣延宗，齊向官司進詞訟。不知趙氏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